望溪先生文集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塨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肎自溷於俗者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

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
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即知孔子
之言不可違悖既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
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
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
司竊吞得自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
月即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涖金陵八月朢前六日諸生
既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潭亭余

尚未起箽奴自有容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卿陪奉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遘瘧異疾卒
於官前是月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字始以吏部郎中出守
襄陽漢水暴上壞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
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適荆州都統西征取道
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
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諳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羣聚
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
晉中丞積弊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
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
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
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
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淳白坦易遇事必行其心之
所安少時授經祁州語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毋凡七
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
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
出入壹稟於毋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之
外多布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
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河
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

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與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
聞乾隆八年冬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衆人絜度則行既成名既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爲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人親初

命巡撫廣東

陛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災捍患日不暇給尙於其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戸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德行者爲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衺爲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俗丞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即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間前後頓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

視學三吳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
輩士旅見皆然須小學以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廬
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遘疾自知不起
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
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
于嘉銓侍尚爲辨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
不可扶翊入寢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
鑑臣鑑士鑑女鑑搶定洛學編北學編已鋟版居憂讀
禮作從宦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學語
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三
日朝夕米飲不過一溢淮商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

一錢今以此賻堅拒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
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孚名會一雍正癸卯進
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爲儒祖
諱渾皆邑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毋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畢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貤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承銓

早殤次啟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缺然子志方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尚無恨於幽埏

沈孝子墓誌銘

沈編修淑請假歸踰年以書來曰先大父誌銘先生前則諾矣卜十月上旬兆從敢請又曰淑逮事尚幼事迹不敢妄述所據旌孝録及鄉里之公言也按孝子之行尤著者鼎革時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其糒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泣而求代迺舍之鄉失火延母寢母疾方

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風反火息母八十餘疾危篤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淩某在雙林速致之淩至以針達之脫然愈余嘗怪書傳所記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或然也余生平非所識不見於文惟節與孝則無分於閭見然人之情務崇其親而不度於義則事有傳會增加而非其實者矣故必得其所徵始傳信焉古之能以學行自振者其先世必有潛德隱行

淑年少氣鋭乃能不篤於聲利而以養毋治經爲事其志固與衆人異矣淑之終有立也吾於孝子之行信之孝子之行之非虛構也吾卽於淑徵之孝子諱育年九十有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先世居浙之苕溪十世祖秀明初以平吳功授侍駕親軍都指揮使特進榮祿大夫子永卿承嗣五傳至技嘉靖中爲江南常熟縣福山營遊擊卒於官遂家焉子繁繁生玠玠生文瀧配周氏子二人孝子其長也娶吳氏子六人錫裕庠生錫祚康熙己酉舉人錫祉錫某並太學生錫祜歲貢生錫禧早卒女二人俱適士族淑錫某出也以雍正五年葬於先兆慶安阡側銘曰

歷艱危終坦夷毋及身皆耄期名廣揚後蕃昌所受於
天茲乃得其正而常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淜從容城
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君既冠亦好陽明氏及
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歿故舊巧奪其
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
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
滿里巷毋歿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
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
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爲教雖以力行爲宗而常因文

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相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灾在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灾報不為奪太守命督隆平甯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為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為宗其立身旣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為吾徒若嚾嚾焉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洵君

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歿踰年次子惪華奉冢子惪榮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母某氏世儒家妻鹿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惪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惪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季惪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閭之尊行無愧教之行學亦顯惟用不施後昆之遺

程贈君墓誌銘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府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爲歙名

族譜牒具存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史材以名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爲淸門御史當武宗時劾劉瑾不法奏留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以九庫贓追論合家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子二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經舉乙科君爲默五世孫君父自歙遷淮之漣邑歸展墓遘疾屬君方與二弟從師受書聞之冒惡風渡江舟幾覆相去千五百里六日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母唐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意進取漣地窪下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柩于木案既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既營兆域合葬於休甯之蒸田山乃移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懋遷家遂饒父族四

母族三死而無歸者畢葬焉餘皆定其居使有常業設義田義學以養疏族人而聚教之鄉人叩門告請未嘗有難色或急難以千金脫之後更相背造怨騰謗窮而自解則待之如初由是名著江淮閒康熙■十■年淮黃汜溢數百里內民皆露處隄上君出家財修邗溝兩岸險工十里總督河道張公鵬翮以聞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芒稻河

召見

御書旌勞二字以賜先是于清端公總制兩江時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姧人因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因之失入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君進見直陳其弊且指

目擊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抏敝至此君以布衣得近
天顏者三長子淼爲浙江糧道攝布政使每以公事道淮揚覲省亦道聚觀人皆以是爲美談詎知君之伉直不欺言人所不能言而不爲威惕如此君嘗因吾友吳東巖見余于河干野寺樸質如老諸生厥後東巖總其門生所爲文隱其名俾余甲乙所取二篇皆君叔子崟作也東巖乃詳述君之生平而使崟從學於金陵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親故蕩恐不敢通問惟崟以計借入獄視余卽此可徵義方之教而御史之風規所漸摩者遠矣君既卒三十有一年余告歸崟始以君詩請

序洛韻耄老余夙有戒不能爲生破也又五年卜宅始定葬有期來乞銘嗚呼君才足以立事而不求仕詩足以達情而不以爲名其用心爲不苟矣是宜銘君父諱朝聘祖諱必忠皆□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某日年□十有□以鍪

誥封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以崟

誥贈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元配唐氏

贈恭人繼室童氏

封恭人鍪唐恭人出次振貿候選知州次崟次鍾庠生並童恭人出孫三人長揚宗次春浩次某以乾隆十一年五月某日葬君於歙縣之某鄉某原二恭人祔銘曰

義正大府乃夙昔之惇誠闓正言而不怒惟聽者之賢明使君而謀仕安能詭隨屈諂以自毀其操行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先世浙江秀水人明永樂初遷安州五世祖始爲儒官遂世其業祖若父皆舉乙科教授鄉邑連州比郡秀傑之士多從遊公成童補博士弟子嶷然出儕輩甫弱冠即佐父爲諸弟師學使者課試歷其曹者必公兄弟也而公自視缺然陰與博野尹元孚思古處務檢身制事之學壬辰登進士年二十四座師爲趙公松五徐公蝶園皆器公榜下即充

武英殿纂修時滄洲陳公掌殿中修書事常語余後進

有守有為者以公為首故公詣余一見如舊識初授湖北枝江令鄭省大府卽思得公守嚴州劇郡旣典郡卽思得公為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世宗憲皇帝卽命赴貴陽以牧守補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公任官二十餘年皆在西南而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為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為本始令枝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剷去潯陽大孤兩關錮弊辨誣獄出無辜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公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諸叛案以為非公莫定也公至出入重輕咸稱其情眾

心始安逾年春攝布政使黔地多山砠少穀土兵餉半
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公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
治水田導以含浼涉揚之法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
施秉間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課種桑募
蠶師教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黯其
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閒大
修城郭廟壇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疾病者益
囚食方冬寒恤老疾煢孤之無衣者親課諸生開以立
志爲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於苗疆蓋惟公志廣而才
足以達之故於艱難倥偬中庶政並舉而由得其次序
也其尤爲遠近所傳述者公始至貴陽委署威甯府踰

年威甯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鎮雄附
之威甯爲夷猓出入要縮地仍命公馳赴威甯督州牧
完守公至城西陴頹舉步可踰乃聚民閒米桶實土石
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墉堞屹然羣夷縱火牛街鎮
去城三十餘里火光燭天公言笑自如日夜爲守戰計
賊不敢逼會哈元生兵至賊敗時鄂少保總制滇黔公
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喜知人之明張經略引公自助
亦職此之由而余與尹元孚平生重公則在志行之不
苟方威甯危急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
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於此分也但遺老母憂賁志窮泉
矣及公陳臬於黔苗疆初定方興屯以爕撫之將吏多

欲以刻急見其能謂此異類剿絕不足惜也丁巳正月望省城大火公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當設誠修省雖苗亦人類也張公大爲感動以申戒承事者公之一於義理而不雜以世情如此昔滄州政績惟著於郡縣與攝江蘇方伯時及踐大府河決武陟以死勤事而功不成海內惜之公之才識與滄州相近而遭遇亦略同自爲三司天下皆望爲大府近十年矣大府多舉以自代而竟終於此然滄州攝監司日淺又不若公之久於其任而實德及人良法垂於後世然則在公亦可以無恨矣公自黔調移安徽未一年會徐鳳水災民流於金陵地非公治也而竭俸賜編棚苫蓋布席以栖災黎

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爲
嗚咽生平孝親友弟睦婣任恤仁於故舊僚友不可備
書書其志事之卓卓者公諱德榮字廷彥號密山康熙
辛卯科舉人
誥授通議大夫生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卒於
乾隆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所聞
歲貢生祖諱淝順治庚子舉人父諱鶴齡康熙甲子舉
人以公及仲弟德華累
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潘氏姜氏張氏祖妣王氏吳氏妣
鹿氏並
贈夫人娶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奕女

誥封淑人子四人長策乾隆丙辰進士江南宜興縣知縣次鈞雍正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筌乾隆甲子舉人皆辛夫人出次籓側室黃氏出女四人孫四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古賢之生各有志事雖遇於時難滿其器與其遇隆而施則置孰若中閟用有未致公如金玉韞則有輝爭先欲覩眾心所希蹇然當官藹然近人雨膏霑被物象皆新事至立剖光融如煜表裏洞然蠹祛姦伏中經畏塗進退維谷國爾忘身如行平陸誰謂文儒絀於武守持危濟變左宜右有信道不移行身無倚諤諤危言以報知己獲上以誠師中有喜異類同仁德施無比海闊蒼

生望公秉鉞中朝艮士佇貽北闕謂承天休如袍與鼓年未及耆忽焉終古愛己遺民迹當見史無爲公悲公長不死

葛君墓誌銘

江都顧友于兩歲四遖書於余皆以葛氏誌銘爲言丁酉七月余在塞上同里胡襲參復自京師以友于之書并葛氏子宏文之狀來且曰子之師書宣先生蓋受宏文之贄因與友于有連而某亦嘗定交焉其乞銘辭甚哀且所狀皆近事實可知矣願子勿卻也據狀君諱士巽字大生揚之邵埭人少學書少長慨然曰吾見爲士者不遇則羸其躬以及其親貧而第浮客遠宦長離親

側非吾志也因棄書行賈淮南吳楚間果大贏承親之志姊妹諸甥無不資給也兄早卒撫其子猶子兄之子又卒愛其子有加於孫君家既饒因大治塋墓經田疇建廬舍而求名師以課諸子甚嚴曰吾廢學以養吾親今吾無仰於若若甘食美衣而不愊以學且生邪心其所狀大略若此實其言亦近於古者閭胥族師所書孝弟敬敏者矣予平生非親懿故舊未嘗一與之銘蓋銘者諡誄之遺也古者非貴而有功德不爲誄而諡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今於素所不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背於所稱是譽言也於吾爲贅行矣用此謝不爲銘而生怨嫌者蓋累累焉今乃爲葛君拗爲之蓋念胡顯二

君子猶不宜欺余且以其素行爲質而非徒重其請也君卒於康熙乙未四月享年七十元配姚氏繼配蔣氏子三長宏文歲貢生次宏友國子生次宏毅郡學生女子三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鄉某原姚氏祔銘曰

維君之行不求顯於俗而自得其情一一賢爲徵吾與之銘

劉篤甫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德培字篤甫河南商邱人也劉氏世有聞人君之父諱伯愚以學行顯君旣沒之明年其子堯來省其從父上元邑侯某而介侯以乞銘於余葦之言曰吾父事親以孝而與朋友以誠其處身也儉以勤其嗜

學也老而不衰少孤所以事吾王母者細大無違先王父之遺文得復出於患難兵火之後者吾父好學求友之力也自鄭州比郡以及齊魯吳越有道而文之士無不交也於書無不好尤篤於詩騷鷄初鳴起漱盥端坐誦吟至日夕不倦數十年如一日也故吾父之終也里中士友皆驚悼以爲典型之失焉田君篔山者中州之賢者也其序君之詩曰篤甫之詩至性之所結也自吾與篤甫交而半生爲梁園之遊夷險悲愉無不共也夫道之不明久矣士非有瑰怪非常之行則不爲世俗所稱道而不知是皆緣所遇之變以生自君子觀之則循循於父母兄弟朋友之閒而久不失道者其難倍於偶

然之所發也吾聞明之衰也士大夫雖行過乎中或不能盡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無不知氣節之可貴者當江右吳中以文章角立爲社而君之父亦起於北方以應之雅爲艾南英楊廷樞諸公所推其後明亡艾楊諸公致命以成其仁而君之父亦捍鄉里之患以死蓋其一時因教化而成習尚者如此然則君之近文章而重氣類其來有自也君卒於康熙壬午十月二十日以癸未十一月朔葬於某鄉某原娶侯氏子三人長章拔貢生次鰛太學生次韓邑庠生女子三皆適士人予銘曰前爲良子後壽考行比於鄉學信友事則未施道可久

龔君墓誌銘

君諱聲振字以成先世江西進賢人遷金陵余里居友其世父孝木至京師與其父于路遊君總角余過孝木見之門塾中其後余行四方孝木客大名而于路宦京師不見君者十餘年矣余遘患吾母北上載櫬以從為關吏所扼畱天津踰歲而吾母疾大劇櫬不可致計其費當三十千南昌彭尹作曰于路使粤西其子在是吾為子語之其半可任也越日君具以來事遂集既而聞之乃貸於金陵賈人也余多年不見君即曰猶務學乎曰未廢也曰會試於有司乎曰為是北來其不遇奈何曰已舉於京兆矣其貌懃而辭質不異在門塾時余閱世久見齒與余若者其設心及容貌辭氣已不若長者

之資而後於余者則少異焉又其後則又異焉每以爲非世教之細憂君稚齒而聞父之友之急無難辭其將之也無德色少而得舉無覺容其性資有大過人者而竟夭死嗚呼是豈獨龔氏之慼邪君卒於金陵家人秘之余與于路屢見而不敢言訃既至乃唁而爲誌以歸焉君卒於康熙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三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混叢衆萬而獨兼其英芒乎芴乎遽返乎幽冥吾求之播物者而不得其情

佘君墓誌銘

君諱兆鼎字季重世爲歙西巖鎮人父及伯兄行賈母

遘厲疾仲出求醫藥君獨在側疾中言動異常人不敢近或叩曰爾懼乎對曰病者吾母也何懼弱冠後爲人賈宣城每三歲一歸省一日心動遽馳歸則母臥疾已三日矣時伯客金陵後二日不期而至叩之其心動就道之日同也其後伯病於金陵君馳視求醫於揚州跪泣於其庭三日始胥偕然終不能瘳也少廢書讀大學未半行賈後益好書日疏古人格言善事而躬行之其在宣城有畢某負百金所居與君夾河一日託賈事迎至其家將夕命其女靚妝出拜曰君旅居願以女奉箕帚償宿負君奪戶而出則河無舟其人尾而至喻以理且要言所負終不收乃慼泣具舟以渡明末鄉里阻饑

君十歲與羣兒樵蘇山中離閒有果爭取啗獨君不給視有子華瑞以文學知名與予爲執友康熙丁酉來京師館余家述其事以乞銘距君之卒十有三年矣蓋徽俗葬地難購而華瑞貧故久而不能舉也君卒於康熙乙酉享年七十有三娶汪氏繼娶方氏子二長華瑞次闕瑞早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嗟嗞乎君抱儒之質以美其身獨留其文以遺後之人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父夜讀書卽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發子會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遇家窶艱具姑

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心瘁力殫貲用半手
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
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
夫人之規畫會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荆州九赴鄖城每
遇水旱太夫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眾恐致疾羅跪挽
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荆州都統將兵
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
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
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需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
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
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

給而籍之歸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爲吾民癈寢與餐大府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覲已

命撫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自河南內

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

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邈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還兩淮鹽運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

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姻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毋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設也既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撫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為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近鹽多商作女訓質

言十二章以訓毖之每聞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訏謨亦再拜
稽首偉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於行事抑
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族人臨之太夫
人泫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遂定窆是爲東章新
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祔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
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七月
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
誥封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雍正
乙卯舉人次永銓殤次啟銓承蔭女孫二人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毋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己裕人恩周六親禳災弭患誠動鬼神九重襃嘉萬衆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寶光啟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郎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藹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痹痿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

人之賢如一口葢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為行逃所未及者夫人既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與苍每往視疾未嘗不傷先生之衰因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於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於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綖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綖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德之宜生有令聞女

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悕年逾六甲子姓茲茲兆云
孔安庶無顧思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江西南昌人明兵部侍郎元鼎之女
清故禮部尚書諱振裕之妹工部尚書熊公諱一瀟之
妻翰林院編修本之母也母朱氏號遠山夫人以詩名
淑人幼稟母教好讀書識大義而不事吟詠其繼室於
熊熊公已貳夏官矣尋遷大司空會淮黃開議有興作
奉
命往視既行數日或因戚屬以重貲叩門曰中途既與
公成言囑家人驗受淑人曰此詐也速持去少延𥳑𤔡

送法司盞公素方嚴中立不可脅持故操事構門戶者欲假是以相傾也其後公卒以視河罷官久之
聖祖仁皇帝具見其表裏復召用公再長冬官以疾告休時人皆多公能勇退而意之決半由淑人余與本爲同年友公歸流寓金陵特重余余時過從淑人使人進飲必會余與進食必會余飢余遘難在獄踰年本自天津再至京師候於獄門外曰子毋憂
天子仁聖子之罪及遠投而止耳吾母已磬衣裘使持而來爲子道齎矣用此觀之凡本所稱淑人以大義佐公及幼事父母治家教子曲得其次序皆無溢美可知矣淑人之沒也本適游秦中而淑人留京師余嘗拜於

北堂既彌留入視於寢迫公事未得與殯斂越十有一年本自金陵以書來速銘曰葬有日矣嗚呼余忍不銘淑人卒於康熙壬寅年七月望後三日享年六十有三長子大彬及女四人皆前淑人魏氏出淑人視之不異於本大彬子學熹學烈本子學鵬皆登甲乙科公及魏淑人先葬異壠各有誌淑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淑人之生顯光尊遂乃遇則榮而躬實瘁少罹閔凶心摧考妣歸妹愆期年踰再紀翼翼熊公共恪表著淑人櫛縰雞鳴戒曙公在林泉士友時式淑人治具夜分莫息每視公疾無昏與晨巾帶不弛涉月兼旬既艾而羮

且屯且邅有子早達方陟而顛惟是仁賢履艱益著茲銘不磨終古有譽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爲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爲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遘心疾惑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落諸子皆窶艱孺人有弟客死於非命積軫鬱癰發於乳醫者求索不稱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

瘳訃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愁自苦不獨以爲奓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爲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訃云乃者孺人時自覺食飲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閒事耳嗚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肯一夕離親而宿於外也天寵之依余於北也以余北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於天寵固不能已於言况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甯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於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祔於新津君之兆在江甯縣某鄉某原銘曰

命之悖節以亨戩此貞名尙何惘於其生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呂氏自明大司馬忠節公家法爲中州士大夫宗而奕世多賢婦人少司農坦菴公未與余相見即因吾友崑繩通問以索交及余與宗華同會試榜光祿好余尤篤由是兩支子弟往來京師無不過從而意相鄉者乾隆二年春岳池令憲曾以毋王夫人狀因宗華以求銘夫人司農繼室也始歸憲曾將冠而宣曾生五齡新喪其毋女子子五人未逾旬而司農之官甯鄉夫人居守撫慰勤恤男女長幼咸安焉其後憲曾再喪偶遺子女數人夫人鞠育一如宣曾及諸女弟而兩女早出室者皆寡外孫窮無依爲紀衣食月要旬致延及支庶夫人隨司農仕宦數十年諸子皆通籍而夫人所出守曾尤早

達顯榮爲奕乃世所謂難逢而可羨者然其拮据勞瘁視貧家婦有甚焉守會爲宣化太守憲會令岳池毎戒之曰汝父常語家人居官而求便於身則不便於民者多矣又曰吾私親兄弟各食力無憂寒飢毋以我故餽遺惟妹適陳氏者及憲會舅氏甚窶艱勤周卹可也買婢而還其家不責以値者凡三人其一大父爲諸生立遺之父母不受曰還則孳矣乃善養視歲熟而歸之嗚呼信如憲會所述古之所謂婦順者其備乎詢於宗族曰是吾先人家法世毋敬飭而行之者也惟始至吾家曲薾隱慇有人情所尤難者狀譊未之能具焉嗚呼若是則銘其可辭王氏河南淅安人父養林鄉里稱長者

母牛氏夫人其仲女也司農爲僉都御史
誥封恭人
今上御極覃恩自當朝以上均得以父職官所極品階
請封遂晉夫人以乾隆元年正月疾卒享年五十有五
長子憲曾前夫人徐氏出康熙戊子舉人次宣曾王氏
出康熙甲午舉人次守曾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
四川驛鹽道按察司副使以夫人疾革未赴任孫男八
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女教之明嫡媵恩隆同氣之愛下型於所生及俗之傾
繼室有涼德而父子兄弟咸不得其情有碩夫人秉德
之貞盡室和甯有孚以光亨及而雲仍家則是承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宜人姓王氏孟津王文安公諱鐸之孫太常寺少卿諱無咎之女明大司馬忠節公之孫婦監察御史贈僉都御史諱兆琳之子婦光祿卿諱謙恒之妻承曾光曾耀曾之母也年十五歸於呂幼禀母教通詩禮其爲婦宗婦之長者皆羨焉其爲毋宗婦之少者皆師焉與光祿相愛敬以成厥家族姻鄉黨有述焉余爲燿曾同年友而光祿信余最篤以文學禮義相正嘗語余曰吾生平無媵侍或疑吾妻不能容非也家事治子孫成行吾自謂可無此耳宜人與光祿生同年卒後一歲爲夫婦者六十有一年逮事舅姑並越二祀子三人伯仲舉乙科

耀曾歷官四川按察使所至獲民譽孫曾繩繩耳目髮齒至耄不衰卒之日言動如平時以余所聞見婦人之德與福兼蔑與宜人匹者宜人生於順治十年六月卒於雍正七年十月余既誌光祿矣故子姓戚屬不具銘曰

曰豫曰豐民生所善布列六位憂虞過半有碩宜人得天獨贏美合令終爲咸咸爲恆族姓素貴夫家世隆所儀則賢盡室融融上學舅姑下儀子婦有孫有曾康強壽耇在生疇榮考終相次憯此幽宮永蔭世嗣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孺人姓翟氏涇縣趙贈君濬之繼室御史青藜之母也

少歸贈君順於姑宜其家人家素封執婦事如寒素其後中落處之泰然前孺人左氏子一女三孺人子女各二數十年無閒言姑旣歿迎姑之女兄於家忠養久而不怠贈君歿盡蓄藏以付長子循俾秉家政預爲縣令浙東青藜入翰林迎養於京師乾隆八年夏孺人思歸少子希文侍五月朔日於潞河登舟是月晦前二日遘微疾卒於德州舟次青藜悔痛再以書請銘述孺人勤家教子語甚詳兼及贈君義事余按銘者誄之遺也非於德於功於言有立或有奇節義烈無以舉其辭據狀孺人乃履順而持家有法度者贈君則富而好行其德於法尚未可以銘然及吾門者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

行之終不迷靑藜其一焉古之人善善及其子孫況父

毋乎故援斯義而爲之銘使靑藜知成親之名在自敬

其身而後此所宜自奮厲者甚重且遠也贈君貢生候

選訓導預邑庠生以薦舉知浙江餘姚嘉興二縣靑藜

壬子中順天鄉試丙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改

江西道御史著直聲希文丙辰中本省鄉試女五人皆

適士族孫八人翟氏邑舊族孺人生於康熙二十三年

卒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祔於贈君之兆在某鄉某

原銘曰

爲婦爲毋可富可貧以睦以婣內和外親貴而思約老

而益勤德言諄諄孫曾永循

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八年冬吾友朱君履安嬰疾沈痼動息不自由余心憂之而竊幸其有良妻余里居時過履安食飲盤匜杯斝必潔修而家無女奴今履安疾雖困孺人左右焉必能自苦以適履安踰歲而履安以書來曰吾妻死矣吾憫其生之勤也欲丐子文以列幽墟且子在難吾妻能與吾同憂其垂死時吾謂必得此於子矣昔辛卯之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同學二三君子朝夕會履安所履安或以事出諸君子頻去來孺人必先爲具以時候問無使渴飢方是時大府命吏迹與余往來者甚嚴一日縣令以他事入履安門巷或告

日履安亦相隨入獄矣孺人驚悸成疾久而不瘳今其死猶緣故疾動也嗚呼余以昏愚不能自儆戒以卹於罪戾而累於朋友一至此乎非孺人既死而履安自言之余不知也履安徵銘之書一歲六七至既而曰速爲之及吾之見也余心隱焉夜不能寐晨起而志之孺人姓王氏江甯縣人享年五十有五子三人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長子老身苦辛以有年疾則莫養而死獨先命乎命乎永賫志於窮泉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銘

康熙辛卯九月歙縣許起昆持其毋行狀因吾友吳君

東巖來乞銘東巖於其毋爲族子而狀即東巖所作也余既許諾踰月而被逮又二年出獄東巖適在京師復以爲言余曰吾非敢負諾責也恐爲僇人其言不足以列幽壙曰子淺之乎視許生也因復以狀來請觀之辭達而事信余無以易焉因撫其語而係以銘狀曰爲人婦而以衰絰終其世者惟吾族姑許節毋節毋幼時父客死輿櫬歸衣衰泣血哀動族黨年十六歸同邑許昌禎入門姑寢疾已六月餘矣厥明即解妝侍湯藥勤息扶將姑將瞑泣曰吾生不與若久處吾魂魄猶相依居姑喪與祖姑臥起祥禫畢踰歲生男未彌月夫驟病強起在視足弱常匍匐戶榻閒夫不起即絕食飲祖姑泣

納兒懷中久之乃乳兒居無何祖姑卒依繼姑繼姑又卒其生而忠養死喪以禮一視姑節毋疊遭閔凶及繼姑死益自傷嘔血寢疾數歲而卒年四十有三其歸許近三十年爲嫠凡二十三四年而服苴菅及𦾔喪不下二十年艱貞苦恨自節毋而外蓋未之見也卒之後家人啟篋笥嫁時衣物如新蓋終其身未御云起昆爲邑諸生以文藝稱於時儕行身謹飭東巖云皆節毋之教也以某年月日奉毋柩合葬父墓某鄉某原銘曰

煢煢三世嫠仔肩病姑呻吟兒欒欒死之不得生憂纏天以百罹礪貞賢蛻此短晷何恨焉

高善登妻方氏墓誌銘

四川夔州府學增廣生梁山高善登妻方氏工部主事諱登嶧之女己丑進士式濟之妹也於余為妹之無移服而未遠者工部居近吾家式濟童稚視余如嚴師至其家必從問經書古文妹常在旁高氏故華族流寓金陵甚貧妹歸不逮舅姑能忠養祖姑兼奉尊嫜之養自工部父子以家禍謫戍黑龍江族眾北徙善登衚口四方妹獨持門戶忍飢寒課子吾宗在金陵者或窶貧自顧不暇或不相往來惟歲時一返余家視道希兄弟如近親喜憂必告時通有無然逾時閱歲必歸之以為信不可曲止其後年餘絕無假貸道希兄弟時候問門者每以他出辭入視戶果外鍵雍正己酉秋疾既亟道希

始聞奔視臥蒯席別無覆薦惟少子在側急購衾菌進藥物越二日而卒老婢曰年來以假貸不能歸衣敝履穿戒姪輩至即鍵戸堅辭曰無爲使忡忡也時長子允從父歸西川應鄉試道希道永道章親含斂以書來告嗚呼先王制禮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其此故也夫余與道希兄弟悔痛不可追矣然其性行之艱貞不可使終泯也故質言之俾異日以奠於幽宮妹諱數年五十有一子二人允乾隆元年

恩科舉人暉縣庠生銘曰

假而非女士遭變砥節志事當如何吁悕乎隱慼而莫之恤惟生者之瘥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孺人姓鄒氏友人余東木之妻學子熲之母也世儒族家宜黃之潭溪幼通詩書流覽傳記東木垂髫以試事過潭溪孺人之父偉其容貌請於親字焉及嫁宮事無違娣姒皆宜之暇時喜吟詠姑止之遂不復爲熲稚齒經書皆孺人所授東木爲諸生歲授經鄰邑孺人紡績苦辛勤養及成進士館選入

上書房課讀而孺人卒於家始熲之從余遊也能倍誦十三經絶意進取思力踐古人之學旣而以族人陵侮就有司求試舉於鄉及毋歿痛生養未致請余爲銘幽之文余告之曰非文之難而義無以立之難姑息之毋

高論曩子能定心廣志而學有所成則亦如曾氏葦銘其母者得據以爲辭矣留同敘次婦事之常覽者欲臥將焉用此孺人既歿且十年㒸以余卜宅改葬先祖暨亡兄弟自京師跋涉來承事必得余文然後歸乃舉其崖略幷述前言使㒸怵然於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自奮厲也孺人卒於雍正癸丑十有一月年四十有二以

乾隆元年

覃恩贈孺人祖誾鄉貢士湖廣臨武縣令父用揆國學生子二㒸王子舉人光縣學生女二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之榮命不延名彰徽在子賢銘爲德輿使國人稱願

是爲君子之毋眔與光與

墓表

季瑞臣墓表

先生季姓諱熙字瑞臣上元人明季諸生教授里巷閒卒年七十有五有子咸若與余爲兄弟交庚午春余弟椒塗疾革余體氣忽變常先君子命避居野寺咸若有弟早夭與余相憐也招至其家館余于門側小室而先生授經南堂家無僕婢傭農家子未成童每質明先生起視童子掃除室堂庭階捧盥設醯粥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傭者亦自得其爲僕焉頃閒學子至受業以次師爲師焉弟子爲弟子焉薄暮移坐階下延客語咸若授

徙歸進果蔬酒漿漏鼓移乃罷父爲父焉子爲子焉咸君之妻常侍姑至余家左右扶將姑爲姑焉婦爲婦焉昔程子嘗歎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盡其分者之多而余觀詩書所稱以及周官戴記所陳述每思古者教化備而禮俗型無貧富貴賤男女少長各得其分而性命之情安當其時畎畝之家法後世士大夫有不能守者矣因欲爲文著所見于先生父子間者以示鄉人而未就也越三十年至今庚子咸若來徵銘乃揭前事以表于墓先生于書無不究覽尤深于易數而未嘗與人言嘗以思子詩視先君子然後知所得於詩亦有過人者楊先生鹿園金陵奇士也於時人概不快意獨與

先生爲叔貧交先生寡語言終日温温獨時與楊先生扶杖矯首郊野則劇飲縱談大樂或樂未畢而繼之以哀戚若云先生卒于康熙壬申妻某氏卒于康熙壬辰以某年月日合葬安德鄉獨樹山之陽桐城方某述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殁有弟子曰黃宗羲棃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

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

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

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産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

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
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服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
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
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
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
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
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
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
遂不知所歸余迹遺藏輒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旣未獲
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
追憶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

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梅徵君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詫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陋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

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輳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麻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麻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跂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詔開蒙養齋修樂律厤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瑴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命校勘辛丑夏厤算書成瑴成請假歸省逾月而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窀穸由是世士皆榮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上聞丙子之秋余與季野別於京師卽撰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卬之鄉人莫有知者而瑴成與余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

之歿閱月踰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㱚日以
底滯旣不逮事乃略敘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
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
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
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父
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
陳氏以穀成貴
誥贈如其官階所著厤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集若
干卷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
尺塹堵測量筆算厤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厤學疑問
三卷李文貞鋟版行于世

田間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荅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寐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閹餘孽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

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
動而御史方自務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
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
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
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
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
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屬危難以立功
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間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
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間詩學田間易學莊屈合詁及文
集行於世先君子間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
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

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卽敎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勖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裹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兄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

杜先生蒼略每言自揚左羅福范陽三烈士聲震海內一時才士爭思奮死以立名義因道錢先生爲眾所摧挫巡按其蹤事也余以巡按終不作難爲疑杜先生亦未知其詳閱卯之白麓先生云御史移文咨革督學難之日

必欲甘心焉則入告其言其所以乃止因歎諸生無過而郄按不敢自治督學畏淸議以件同官一代風教所積於斯可見然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子產以爲師僑仲立嘖室之議則其氣象不可復見矣自薦職之子也諱中發於余爲諸父之無移服者繼塗山以詩名吾鄉孝謹寬厚其言信而有徵故并記之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公諱勉字素裘先世閩之莆田人明季避倭亂移家京師入

國朝以拔貢生知同州又知光州遷紹興郡丞官罷流滯江南僑寓棠邑瓶稼村往來金陵與吾宗故老塗山及黃岡二杜公遊見先君子詩許以吾母繼室及先君入贅公客死踰年矣苞兄弟三人鴐氏姊鮑氏妹皆生於外家苞幼多疾吾母中夜爲摩腹及足時道古記及

外祖父母舊事以移其心苞耳熟焉公少窶艱歲祲不食者二日矣中貴人或以文請餽十金不應故人聞而義之羣繼粟焉由是知名保定總兵賀某以禮致幕下嘗爲賀單騎入山寨諭寇出降代治兵凡麾下將吏皆聽部勒爲紹興司馬過海寇攝蕭山令平天台山賊功不得御而以忤勢家罷官崇禎末公父以展墓懸隔閩中絕音耗公在同州聞閩邦歸順卽具文大府監司乞解官求父數月中固請至再三會訃至乃止其他庸行不可殫記外祖母林宜人苞猶及焉篤老浣濯縫紉不自休旬日必爓湯沐苞兄弟苞疾摩腹及足與吾母遞代宜人卒苞四歲矣葬以昧旦墓距村一里而近盡室

皆往莅忽驚瘠裸跣而趨葬所大驚吾父吾母及會葬人猶昨日事也自先君子歸金陵余奔走四方惟弔叔舅之喪一至外家其後叔舅之子伯舅之孫並移家金陵各餬口四方封樹無主常思為買墓田數畝屬耕者以守之顧自念大父叔父母兄弟皆既葬而起攢妻嫂暴露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何暇及外家之邱隴乎今衰病日劇感念往事不容於心乃略敘吾母所口道以歸叔舅之子以誠使碣焉據行狀及德政碑載公質行宦績甚具而概弗採著不敢傳疑以溢美於所尊禮也伯舅聖穆以奔喪卒於光叔舅敬儀客死於淮術者皆曰葬地則然嗚呼悕矣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公諱橚字崑麓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祖諱名武明崇禎末流賊寇開封力戰死之贈右都督父諱宗呂順治壬辰進士公性沈毅忼慨有大志少孤貧致勤于文學而不欲以文士自名旣成進士久之授麻城令年五十餘矣自縣令六遷而至吏部侍郎其令麻城也未三年而入爲行人踰年擢戶科給事充己卯江南鄉試副主考未返命遷鴻臚寺少卿提督浙江學政旣事赴闕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六日遷左副都御史踰年遷工部右侍郎兼攝刑部右侍郎事尋改吏部右侍郎時

天子嚮公甚殷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遽以疾卒公

始之官以車一乘僕二人麻城故壯縣訟獄紛綸盜賊數起公至逾月不出一令邑人大驚其老姧宿豪皆曰令如虎方病未可測也平時訴縣庭者日數十百人公爲期五日一收告令訟者立堂下次第傳訊每就單辭摘發其隱私立責而遣之自是訟期求直者乃數人耳功令凡劫盜不時獲守土者奪官用此吏皆諱盜而苛責被劫者誣污拷掠困辱過于失財由是被劫者例以竊報雖捕獲終無死法苟置之死監司以上轉得持短長由是盜益逞民益蹙公始至盜發即持卷詣大府曰此劇盜也雖以竊聞獲必殲焉大府許諾獲九人即日杖殺其七餘繫獄中自是終公任境內皆宴眠公之抜

試兩浙也舟行過北新關關吏難之公怒使告曰吾行裝具在果有私財速揭報不者吾奉天子命按試諸生而若以賄要商民困可知矣吾止此今拜疏入告司關者大窘躬至舟次謝罪請行自是所至有司貪縱者畏公如大府公自戊午舉于鄉即以文名京師至乙丑始成進士待選又十餘年學使者爭迎致嘗偕山左劉公木齋至江南刮除舊習南士爭先學古己卯榜揭不遇者皆頌公之明浙東西建督學祠春秋時祀至今不廢者惟公及顏編修光斆耳公平生雅不欲以文學知名而所表襮大抵皆文事其給事戶科未數月而有江南之命返自浙始列于九卿而疾作矣

所欲自見於世者槪不得設施此余所以深惜於公而又不獨爲公惜也余始見公于督學宛平高公使院高以國士遇余公實啟之及公主試而余適爲選首例執弟子之禮以見公三辭曰此世俗之淺意也子不見顧涇陽孫柏潭已事乎余對曰吾不敢爲世俗之所驚也且始見時公年長以倍矣然公每接余周旋談笑必雜以朋友之禮與辭癸未仲夏見余于廣陵一夕酒半自述中歲窶艱血氣早衰而憂後嗣之弱余愴然心動蓋自是不獲與公再見矣余聞公喪以老母衰疾未克赴弔無何而身及于難忽忽至今念此生終不獲哭公于墓道乃述所親得于公者以爲表而歸其孤其行身處

家泣官之詳無所考驗故信以傳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然即余所知之一二亦足想見公之爲人矣公卒於康熙甲申十月年五十有八以丙戌十月朔後二日葬于州西理賢陵前夫人李氏祔後夫人呂氏子宏焯康熙己亥秋九月朔後四日江東門人方苞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故工科給事中㮣菴暢公與故戶部侍郎將樂廖公蓮山同爲縣令江南所治鄰接志相得康熙庚午爲鄉試同考官文皆互閱廖公於公房見苞文大異之公亦稱善交論力薦雖卒無成而一時以爲美談廖公官江南及京師久苞時得從游而公終身僅再三接雍正六年

秋公之孫俊以父中掄命請表墓距公之歿十有七年
矣公始令祁門詰蘄蠡卻水碓私餽禁里下雜共及補
稷山偪介闕塞會
大師征噶爾丹有司按地徵餉及凱旋議給散少需緩
民大閧前令惶急公出諭卽以充正賦乃安堵辨死獄
既成者二革積弊十六條邑故荒殘蔡村陽平東西衛
逃亡尤眾公招徠給牛種而緩其徵歸者相踵鄉鎮水
道及市集爲鄰邑豪奪者盡復之稷人里爲祠歲時聚
拜康熙四十二年行取補禮部主事尋擢工科給事中
方欲有所設張忽中風痺遂告休公友弟聞于鄉事繼
母誠孝奔喪慟絕數日後始知次子新喪嗚呼觀公之

質行吏治信可謂修飭之君子矣然非俊求表而以鄉人崇祀之籍來雖久故如苞亦未之前聞也昔李翺曾輩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曖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亦闇鬱而不章而余考韓歐諸誌銘其親知故舊或以小善見錄而衆載其言用此知沒世之稱亦有忝有不忝焉廖公治休甯及居臺中列九卿皆有聲惜余從遊時未叩其詳後各分散道里逴遠喪紀莫通獨居私念未嘗不以自咎也以余恨于廖公之無述則俊之請又惡可得而辭公諱泰兆河南新鄉人康熙乙卯舉人己未進士卒於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五祖諱四敀庠生父諱策順治丙戌舉人通經喪祭一遵朱

子家禮母王氏繼母王氏妻某氏子三人中振中擢附學生早卒中掄及俊皆學生次孫于熊雍正甲辰進士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孺人某氏祔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雍正六年春江西布政使涇陽王公以左副都御史徵秋八月至京師進見首言巡撫某治尚刻深數語屬吏方今時勢譬諸醫藥安調榮衞古方無所用之壹以猛毒攻勿問何證儻吏皆遵信恐爲赤子憂

天子感焉立檄某廷訊而擢公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某至曰臣在江西事從嚴律從重欲恩出自上耳

天子震怒曰朕何自知爾用心若此且如爾所不奏而

施行者何聞斯言使我戰慄汗流浹背立落某職而
諭戒內外臣工當是時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自畿甸
遠山陬海隅莫不抃蹈相慶誦
天子聖明公亦以此名聞天下而自入臺府即病痞浸
深寖劇竟卒於逾歲之冬公始爲庶常貧不能舉火閉
戶誦經書不習課試文字用此散館復留教習三年衆
以爲咍而余獨意其有以爲及雍正元年改御史巡城
有大豪殺人巧脫而以他人抵獄成於九門提督隆科
多諸法司相視莫敢異同公抗言以爭卒免之轉吏科
都給事中出爲湖北督糧道遷江西布政使所涖必詰姦
蠹除弊政其在江西大府方以威嚴率下百城蕩恐公

獨譊譊支柱其閒吏庇而民依焉公疾旣篤嘗語余曰吾自計莫如死宜吾晩而通籍徐徐翰林中又十餘年及出為監司動制於長官齟齬掣曳今驟叨
恩遇列九卿而天扤我不能旬月供職舉生平所學少自達於
明天子欲告歸則非其時賴寵懷祿以負宿心覥清議吾身一日而生則吾心一日而死不若身死為安惟子知我非貌言也公嘗與王徵君爾緝講學灃川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癸卯以前有日省錄反自江西詩説成既邁疾夜不能寐輒思向書疑義旦伏枕為草竟今文二十八篇平生祿賜必於官中盡之以賑凶饑修城

垣學舍家無一椽一畝之殖死無以歸其喪先卒之三月自爲挽歌而以誌銘屬余余爲文不可以期恐不逮事與其子穆議更請於高安朱相國既成葬乃表於其墓之阡公諱承烈字巽功康熙乙酉鄉試以五經爲舉首己丑成進士年六十有四其葬地及先世名跡考妣妻子戚屬誌具矣

朱字綠墓表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于皖先君子攜持以行儕輩鬧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綠於逆旅辭氣果不類世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歲字綠以選貢入太學

海內知名士皆聚于京師以風華相標置獨字綠褐衣布履行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無垢字綠見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卿閒二君若為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歲丙子余有事故鄉而字綠適客于皖丁丑戊寅歸休于家而字綠適授經金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綠皆在京師故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綠者字綠強記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輒曰為我召朱生字綠體有臭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酣嬉終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閒不覺其

難近也始字祿歸自京師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將著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多累又自恃體素强齒猶未也雖遲之數年未爲晚而竟死於羇旣遘疾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恨也字祿諱書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鄉某原子二長曉淳樸能家事次曙志承其父學辛卯八月朔日方苞表

汪武曹墓表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閒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孰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孰翁司成方收召

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劵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岵瞻屢躓于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岵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伉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訌而氣實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貴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

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毗瞻爭之强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慊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時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防考十卷歿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鋐而士鋐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

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已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聶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

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七父諱元網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佩壬午舉人士鉉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

桐城方苞表

黃際飛墓表

君姓黃氏諱越字際飛江甯府上元人也未入庠序卽爲督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或相詆娸曰吾姻也

是窶人子父母皆嚴急小失意榜笞數十其授徒客游所獲一錢不得隨身妻子凍餓虛名何益余因是心賤誑之者而甚重際飛始際飛所與游或非人余嘗於二三君子前面詰之曰君何所為而與夫人交如白沙之在泥余忌者緣此益增飾交構其閒而際飛遇余益敬以和遂閉特宅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之文盛行於時自入

國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為世所稱者僅三數家而際飛其一焉余與際飛中歲各奔走四方會聚日稀及余遘難出刑部獄里中舊好官京師者惟際飛一人無幾何際飛告歸余惘惘然也際飛諸弟皆不

事詩書少時或有遜言際飛一待以誠其歸也出裝齎并微薄舊產推予弟妹而獨行郊野求上祖邱隴悉得其微而封樹焉雅好地理書嘗過先兄墓下曰陰流已盈壙矣探之果然雍正二年余得請歸葬際飛爲余行營風雪中并日夜而不爲疲閒語余曰吾與子皆老矣念此生吾不爲海內士君子所退棄而無恨於吾身惟子有諒之功茲所以報也際飛之殁也已勒誌銘歷其質行文學科名職事世繫戚屬生卒葬地詳矣而子白麟復固以表請感念平生離合之迹始終之義乃著其所獨知于際飛者而繫其後曰墓之有誌以納于壙義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

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其意爲之可也余既爲表以歸白麟因發斯義使後之人有則焉

李世得墓表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恭河間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郎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宦於朝太夫人春秋高晋闓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常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

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既歿二十有二年子淸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表墓且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後邪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繼室何氏淸藻丁酉舉人淸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度於文貞爲近承蔭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淸泰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桐城方

苞撰

宋山言墓表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犖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摳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羣士壇坫莫盛于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體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荆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覲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

衆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
語舉于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試
始見君于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儕皆
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尚書內召吳
中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尚書亦告歸天下
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
時游好留京師及家居而尙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旣歿
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
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卽境卽
事雖碌碌者必曰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
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

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于世故概弗敘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卽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

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尚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泉石間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尚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葬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瀏州拗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亦堪嘗至京師會余疾涖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邀時以俟余瘳既相見僦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婦生二子矣始進一册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俟順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拗齋行略也道與之親迎也沃絳間父老多稱拗齋質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數事其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飭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

宜入告事雖格鬪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斃其一宥其一責以偵緝終君之任盜不敢竊發知潮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即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敢逼會夜半大風起倘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軍至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三人衆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興大獄株連多恐轉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妝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遲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致

君家君曰吾官可能獄辭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
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命縛執出龍牌眾色然駭君
命繫獄以牌中大府情旣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
曰吾性拘負而歸畏途可復即乎亦堪朝夕近余凡蹤
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實事不可詒託
者蓋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
樂爲時人之學無明師友勤而無所年今五十有四矣
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將南浮江湘就二三同
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有所成
俟先生之開一 訂先人遺書死不恨矣亦堪以仲冬歸
次年四月適江西至楊黃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

累世藏書曁平生集古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石皆燼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存者君諱克嶷字偉公先世直隸眞定人元末徙居山西聞喜縣之夏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㝠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粵東許日爔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絳州閔師門剙喪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閔君側室范氏少寡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昆弟之子亦安以嗣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次江東方苞表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康熙癸巳

詔修樂律厤算書特開

蒙養齋

命皇子董事余與徐公蝶園承修樂律開卯同官及勳戚中志在君國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者首推法

公淵若且曰

上爲諸王擇傅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而臣愚心竊謂舍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復

侍

皇子始見余卽曰吾與子未面而心傾久矣然子頗知並世有法某否時中貴人有氣欿者朝夕傳

旨非命事專及於余不敢交一言而公則視之蔑如辭
色閒無幾微假借乃與公為友逾歲公巡撫廣東旋奉
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以使事歸報懇請削職
赴西邊敵愾越八年雍正甲辰余請假歸葬而公督學
江南時叩吾廬出所為詩以心膂相示始知公忠孝發
於至誠體國憂民常恨未得同志合道人相與輔成治
教而深患時人惟知以虛偽比周自便其身圖公自為
庶常即荷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以檢討擢侍講學士及中廢復
起驟越班行開府廣東及
聖祖登遐公自西邊入臨

世宗憲皇帝旋命授士江南移撫浙江入爲大司馬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益以國事爲已任然居津要者多畏公伉直深心嫉之
世宗憲皇帝亦微見其然以公爲勳戚故舊聽公閒居衆謂實相保全以待異日之大用也公時寓居古寺終歲不還私室余數過從見公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翛然若有以自得者
今皇帝嗣位大司空來公學圃掌教咸安宮官學生引公與故大司空赫公自助時余以
先帝之喪入宿
武英殿直房踰再期公與赫公時冒風雪扶杖過余講

問移時余陰喜二公雖老天或留之而尚有以爲而赫
公旋以疾乞休公臥疾不起病既深余往問俯仰平生
毅然也已而相覩泫然公之歿也命家人毋作狀誌故
出秉節鉞入爲九卿訏謨美政胥無傳焉惟在廣東特
參大吏更鹽政粵人至今思之而蝶園言公爲近臣
上時巡齊魯秦晉吳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講誦十年直辭正色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又自西邊歸者言公偃臥土室
枯寂如老僧而見王公大帥時以大義相責皆人所不
敢言嗚呼公之誠心義氣動於
君信於友朋者豈偶然哉公諱海元舅忠勇公諱國綱

之次子也癸酉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母他他拉氏
誥封一品夫人生母徐氏妻崔氏
封贈如公階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介祿嗣後九年兄子介福督學江南安徽諸郡以叔父慶上公選刻公詩請表嗚呼根於忠孝剛正之氣不可屈撓者公之學也詩豈足以傳公之學哉然讀其詩足以發人忠孝之心則亦其學之誠而形者乃流溢而為之書乾隆十年春正月江東同學方苞表

吳宥函墓表

吳啟昆字宥函江甯人先兄及余始入庠序與劉古塘張彝歎數君子以義相然信而宥函近亞之自為諸生

歷科第選庶常課試文出同列爭傳誦而未嘗以此自多惟閉門勤經訓其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疏既通籍常徒步賃從者一人守舍炊者一人兼旬不肉食而勤營近郊高敞地葬鄉人客死者倡建金陵會館於京城西南隅罄其數十年授徒貲聚始太守長沙陳公鵬年謂君才可立事及改官御史巡視北城所部肅然會先世塋界為土人所侵告歸訟之遂卒於家諸子因吾子弟以請銘歲時無虛至今九年而未克就以宥函之學行已再見於余文也冬十有一月聞寶應王懋竑予中之喪其子姓及淮南故舊皆謂銘幽之文余義不容辭追思自辛亥以前交疏善微而假以誌表哀辭者有之矣

其後公事日殷雖故舊親知多闕焉感念平生游好乖隔凋殘欲總而籍之略舉行能兼存名字州里而自揣年力恐終無其期乃表宥函之墓而附論江介士友與余兄弟齒相後先者繫于篇終庶幾九原有知衆鑒余專與心違而非于友道之厚薄淺深失其倫序云宥函癸巳舉于鄉辛丑成進士卒于雍正癸丑某月年七十有四所著春秋周易臆說行於世妻某氏子三人長鏡源雍正丙午舉人次雲珧雍正甲辰舉人太倉州學正次某太學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乾隆六年季冬桐城方苞表

系曰余先世家皖桐曾大父遷金陵百有餘年矣自成

童隨先兄與朋齒遊樂其風尙坦夷多修飭之君子劉張二子外交近焉者曰龔緩孝水季咸若宏紓而比於宥函者曰程上馨若韓郭長春蔚瞻十年以長者曰蔡擎念詒徐佩子遂黃瑞輯五長以倍者曰杜掞亮生宋圻次郊往來江介信余尤篤者故鄉則吳御栁寬楊周監二懷甯則潘介幼石歙縣則吳瞻泰東巖祁門則汪鴻瑞獻其盱眙則李沛霖岱雲余爲羇終世而諸君子各凋喪於舊鄉雖喪紀亦不能通每念諸君子質行文學雖未能並迹古賢而已行著於鄉國聲聞於四方徒以居下處幽泯焉將與草木同腐故凡數而次列之俾海內篤古而達於辭者略知其名字或經過州部叩其

行跡於子孫鄉人而論述焉其登甲科致顯仕及交疏而知之未審生而存歿而已見余文者不在列蓋玆以志余心之內疚而非敢謂見於余文遂足爲諸君子輕重也

陳西臺墓表

嘗考明史自流賊橫發於秦隴毒痛冀北河南荆益庸蜀滇黔兩粤之閒凡破州屠邑必有諸生數輩號召族姻奮死守戰以衛鄉里而甘以身殉蓋由太祖立國之初每下一路必延聘耆儒講論治體終明之世所以愛養庠序學校之士而厲之以禮教者實非兩漢唐宋所能幾故逮其亡而義勇忠誠之氣激發於士類者尤衆

且烈也武宣陳世珮生於明末

國初諸生也康熙甲寅吳三桂反據廣西役充斂重有田者執契以畀人而莫之敢承君以諸生爲里長竭家財代應徭賦及平定悉反其田有廖姓世以豪暴患邑中當明之亡嶺表盜賊蜂起廖姓奪人士田婦女邑令莫能制避逃境外君之父糾合溫黎二族三路掩襲殲其渠魁反所侵掠而一無私焉大府遂委署縣事及吳逆之變廖姓亂心復萌君密聞於當事以計擒其豪官杖殺之再世爲邑人除大憝衆皆倚焉而吏之貪冒者或欲取所求君弱冠時遠姻范姓以事逃吏誣君父隱匿之獄君號泣求代不可摽貧產以賂始得脫叔父

某又爲仇家扳連將以金木訊君請代受刑由是仁孝信於邦人君有才略家廢落復起兄弟兄弟之子蕩棄先業數分予之置祭田歲入千石聚教族姻子弟之不能從師者束脩食飲膏火皆取足焉歲饑空囷倉減糶稱貸者度不能償即還以券或得吉地私以效於君君曰子宿於楊氏爲營兆域吾安得而奪之楊不能購代爲成之可也君旣歿三十餘年其孫仁始以狀求表仁及吾門十年自翰林改官臺中頗知慕古賢節概余因君父子義勇歎有明士氣之盛沿及昭代而其流不衰又因仁也行身之不苟而知子孫之性質多類其祖宗乃不辭而爲之表君先世廣東連平州人遷廣西至君

始三世父諱明應母蘇氏胡氏君卒於康熙四十八年年七十有九有子九人並諸生四爲儒官女七人孫三十人成進士者二舉於鄉者一曾孫二十二人鄉人多以爲積善之慶君以仁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妻王氏繼室周氏張氏並

贈孺人以乾隆元年某月某日合葬於茲山之陽仁君次子先睿出也乾隆七年孟冬桐城方苞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江南徽州歙縣程氏子也父諱伯起以妻柳氏女弟歸大興黃中丞

國初黃巡撫甯夏往依焉署郿縣令柳氏歿黃以妹繼

室罷官與中丞同歸京師復有事於陝歸至潼關舟人
利其齎夜半戕而沈諸河時公九歲黃氏尋卒中丞之
弟殿中宿衞諱爾悟無子因撫爲教育不異所生公少
爲名諸生不遇就教職垂三十年告歸又十餘年卒於
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年六十有一有子五人皆舉甲乙
科其告歸也今吏部侍郞叔琳已登上甲諸子繩繩露
鋒穎朝夕講誦雍容如也而公常蒿目兀坐呻吟諸子
憂疑私問於母乃知其故春秋佳日每獨身出家人莫
知所之既而迹之始知常徘徊城東鐵山寺及魚藻池
荒墟蔓草間欷歔掩涕蓋相傳母柳氏厝於寺葬於池
旁而遂其兆域也殿中君病革嘗顧諸孫稱公之孝公

悚息有頃而言曰兒一身孫今五人矣程宗宜有繼者殿中君無言及公將卒諸子請命公亦無言蓋古未有以異姓而相繼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故傳稱鄫立異姓春秋書滅禮以義起當盡歸其宗而以異姓之禮世祀所繼以比於因國而無主後者公之請於殿中君也以一子續程宗蓋恐傷垂死者之心而非禮之經式也至諸子則可繼父志而一斷以義矣此公不言之意與公工制義屢躓於舉場無慼容至老常誦經書爲人講說而無著述蓋自顧無足以釋其隱痛也嗚呼是遭變而得其時義者宜有述焉以示後之人公諱華著字澗采號芳洲配吳氏浙江仁和人

誥封夫人長子叔琳辛未進士吏部右侍郎次叔琬己丑進士太僕寺少卿叔琪乙酉舉人知江南甯國府事叔瓛己丑進士監察御史巡視臺灣內陞叔瑄癸巳舉人行唐縣教諭女三人並適宦族孫男十有四人以康熙五十六年十月葬於郭西新阡雍正元年十有二月

桐城方苞表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查公墓表

余嘗感於夢以沈生廷芳言爲海甯查夏重銘幽之文生因請表其外祖聲山墓曰吾毋謂芳能爲毋之從祖言曷不爲毋之父言余謝以無暇又十年生巡漕山東以書來言吾母老矣外祖先生故舊也非有言無以慰

吾毋之心始余在京師海甯諸查皆索交丙子館於汪氏與聾山寓同巷數過從時聾山始爲翰林甚貧窶而盤飧潔以旨叩之皆其內子所手治也余再至京師則聾山入

南書房爲時所崇居內城或寓海淀扈從塞上屢言欲就余而終未得一見及余難後則其歿久矣時論皆曰

南書房爭地也未有共事此閒而不生猜嫌懷娟嫉者富長洲韓公既歿長

南書房爲

聖心所注者無如聾山而聾山推挽後進緜嫉心然終爲爭者所困聾山以詩詞書法四六名然古之人弗重

也故爲揭時論嗚呼其可表也已聲山諱昇字仲韋康熙丁卯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己卯主江西鄉試充日講官由諭德庶子至少詹事祖繼序父嗣琪俱諸生

贈通奉大夫大母某氏母某氏妻陳氏並

贈夫人子二廣貢生早卒昌洵承蔭知廣東長甯縣女一適仁和沈元滄知廣東文昌縣郎廷芳父也乾隆十一年正月桐城方苞撰

高仲之墓表

君姓高氏諱廷芳諸城韓村人也自身以上至高祖五世爲諸生年十一遭亂離被掠去鄉千餘里獨身脫歸

鋒鏑中父兄族姻鄉人皆奇其智能而君更務學敦質
行既長家人皆恃賴焉康熙戊申地震棟宇將傾君號
呼入負母出戶室盡頽母老而喪明常自悲悶瞀不知
身所在君負而行憩輦室庭階則告焉如是者十年君
兄弟七人父授田各三十畝及卒幼者一人無分乃以
所受田給之而躬授經客遊以自活君善治生久之家
大饒喪父母及同產之孤嫠皆獨任焉有餘則以潤其
鄉人近村小戶有以田售者受其奇零而使留園廬曰
他日易復也甲申歲大祲以子女求鬻者收養近百口
逾年麥熟悉召其父母而歸之退而曰曩吾卻之則塡
溝壑或陷豪家爲人奴終世矣國初重逃人之罰或匿

君族兄村余　君入城吏倉卒指君名對簿竭貲得解兄竟事無一語及兄人尤以爲難君既沒十有餘年其子瓚成進士官庶常始就余求表墓而以膠州張謙宜舊所表爲徵謙宜故齊魯間立名義者其表君也徧刺薦紳學士操行之多僞而歸重於君余懼其溢美也詢諸鄉人知君有詳略而要之無瑕瓋焉嗚呼君之能自砥飭即是可知矣瓚之請也余與要必所聞無悖而後敢序列焉發鄉人無後言故刪取舊表而易其言之序以歸之君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年八十有五父諱曉歲貢生某學教諭以長子

封奉政大夫母楊氏

封安人妻李氏子璿側室楊氏出也

王處士墓表

苞踰壯歲所得之友以禮義堅然相信者莫如金壇王澍嘗叩所由曰自吾大父篤學當陽明氏氣燄方張而堅持程朱之說以擯之先子承焉守道固窮非其義絲粟不取性木訥與人無畛域而事涉名義則爭之侃侃然澍自十歲先子授徒游學即攜持以行及澍長而先子常家居未嘗去左右耳目濡染幾三十年雖欲自菲薄而無以安於心澍少羸家無僕婢先妣出入操作必腹之而呵禁甚嚴嘗苦索餅餌痛予杖曰汝幼而貪食長更何如自先考妣即世澍之檢身日怠以疏矣又曰

澍孤貧考妣葬故未備子為我表於阡先是澍以其大父所輯學案視苞苞既受而序之故於所屬墓碣日延月滯而未暇以為雍正三年冬苞以先父母墓表屬澍書澍責諾於苞益切踰年春澍告歸必得余文以行乃譜以授之君諱式金字度疑少承父學誦古書不治時文以澍

贈奉直大夫卒於康熙戊子七月年七十有四妻潘氏

贈宜人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年六十有五生兩子兩女惟澍存墓在某岡某原

余處士墓表

處士諱鉦字震埏其先江西臨川人也元末遷宜黃明

初再世以軍功顯爵第二品佐郡爲縣令丞者以十數至處士之祖若父爲諸生處士十歲能爲詩旣長益博覽好山水父縱使遊學嘗登羅浮東抵武夷求朱子遺蹟再至匡廬淹留濂溪鹿洞過柴桑輒低回久之所交南昌彭逵生朱用霖甯都魏和公臨川傅平叔黃元胎李剩水皆恢奇士也晚而篤信宋儒之書毎曰士不知聲律文章之外有學是忘其身也所著對洲集四十二卷庸行編三卷藏於家其侍毋疾連年不入私室屢急人難盎有斗儲衣有代乞假者應之無緩辭其鄉人既遠猶哀悼之子濊亦務質行至孫棟始舉甲科官翰林有子曰㞕年十七俾專誦諸經而請業於余曰將使繼

吾祖之志學於聲律文章外也棟以父命請表其祖墓再歲矣將歸省語益迫乃就所稱而序列之且使哭也無忘父命處士卒於康熙己巳六月年四十有七大父諱嘉績父諱墀子六人處士其仲也妻劉氏子一人女二人孫男三人長棟次松次楷曾孫男五人

武商平墓表

先兄百川所與爲朋友凡三數人而商平武君其一焉君文學無絕殊者貌苞而言謇雖二三君子與久故者時用爲嘲謔而先兄獨重之自先兄歿余不敢爲四方之行始與君習每風雨之夕愁思無聊輒相呼共語或春秋佳日與徘徊川巖墟莽間君與物無町畦然內行

潔修授徒多人歲入不過三十金冬常寒衣冠敝履穿而力孝養親無違志其父老矣不事詩書非博塞終日焦然每失負從親交丐貸君隨而私償之卒以爲常父大安以爲於家無累也君性耿介非其義一毫不取坐困甚有子將娶而夭其婦誓死歸夫家衆皆曰毋重自困也君獨毅然整衣冠至女家叩其父母知志決命出拜越日以禮迎而歸少爲諸生攻舉業及交先兄始發憤篤專於經史近六十益刻苦晝夜危坐鑽礪不自休余謂君非親學時矣君曰吾乃今知學之意豈可以老棄哉始君以貧不能養欲客遊四方余戒以養未必遂徒爲父母憂君用此忍凍餒未嘗一日離其親君父年

九十餘君之歿後其父七閱月君歿而家散後妻二孽婦各就食母家一子幼煢無依自衆人觀之天之於君可謂酷矣而自君言之則於親無愧心于身無恨事抑豈爲不得于天者哉余難後隔舊鄉力不克振其孤乃揮涕爲文以歸之俾他年碣於邱壟用表君之行雖不顯于時而足以取貴于後世又以志先兄取友之不苟也君諱文衡溧水縣歲貢生以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卒子某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朱履安墓表

君姓朱氏諱文鑣字履安江甯人也余始入庠序數相見廣衆中及北遊數歲歸而吾友劉君古塘與履安交

甚洽余因習焉又數年而海內士流語金陵有聞望者必及履安履安愼威儀語默坐起皆有法度性遲鈍而務學能自刻苦其行身亦然家素豐至其父毀之而父母皆衰老于其時尤自力于子道辛卯冬余被逮繫江甯縣獄履安日與古塘諸君子左右其閒時制府飭獄吏與余往來者具籍之而諸君子不爲止事平履安嘗語余曰爾時吾出入縣門或值縣令及南北捕呼聲過吾門巷未嘗不股栗也中歲以授經客遊自活學使者爭迎致及自江西遘溼疾坐臥痛苦歷四五年而講學教子不怠饔飧之絕屢以書抵京師告余其族姻富家弗使聞也余往者歸自遠方二三昵好必羣引相過談

醼或傳答譁樂連晨夕自赴
訟獄及今蒙
恩歸營葬僅十有四年而余所兄事惟古塘獨存履安
之齒未也乃用厲疾殞其生是以余與古塘尤痛之其
葬也古塘既銘諸幽故表于其墓而以余之歸告焉